

主 编 张 明

会宁历史文化丛书

会

宁

小

说

会州古城多年以来屡次遭厄运  
悍匪的陷落，浩劫之后，市井  
寥落，街巷破败，满目萧条，  
处在城西的城隍庙也被乱火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会宁籍作者的小说出现在省内报刊上了。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目前会宁的小说创作已经从最初表象化、政治性的叙写，转向了观照小说规律本身，作品形式也涉及短篇、中篇和长篇各方面。无论作者阵容还是作品质量，在白银市乃至甘肃省都名列前茅。



兰州大学出版社

会宁历史文化丛书

会

宁

小

说



主 编: 张 明  
副主编: 阎晋平  
参 编: 杨百平  
常琦彪  
李 明  
李俊梅  
赵振作



兰州大学出版社

# 《会宁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任：王科健

副主任：李进军 李 桐 伏 涛 张 鹏 王 强 朱 禧 杜永胜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万全琳 马可房 马克选 王金平 王勤国 石 磊 邢耀峰

牟 英 孙 平 李发旺 李进东 张鉴宇 周志权 陶耀文

阎晋平 雷永珍

总主编：王科健

# 总序

中共会宁县委书记

会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演进,因为时代的变迁与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会宁历史文化就是争奇斗妍的地域文化中绽放的一朵奇葩,既散发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古朴清香,又显示了提高当代文化借鉴力的旺盛生机。上下数千年,历经多少代,正是会宁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辛勤孕育了地域历史文化的鲜艳花朵。

地域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地方精之所在、气之所蕴、神之所附。回眸既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已被会宁人民深深铭刻在岁月深处,而在发展车轮的滚滚节拍中,会宁踏实而从容地迈着步点,又在不断叩击着崭新的梦想。会宁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精忠务实的报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谐精致的处世理念,是会宁人民引以为豪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里有历史的沧桑厚重。自古以来,会宁就是交通要道、军事重地,素有“秦陇锁钥”之称。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留下了以牛门洞遗址为代表的大量文物;隋唐丝绸之路从会宁经过;历朝历代的变迁,也都留下了珍贵的遗迹,成为全县丰富的文化遗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牛门洞新石器遗址、郭虾蟆城遗址、西宁城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马明心教堂、铁木山砖照壁以及以县城北二十里铺汉墓群、王莽之父王曼墓为代表的古人类墓葬有10多处,还有省级森林公园桃花山和铁木山,均属省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有革命的悲壮神圣。在这片黄土地上,打下了深深的红色烙印。1936

001



会宁小说



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成功地从南方长江流域转向西北黄河流域。会宁会师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汇合了革命力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起了长征史上的巍巍丰碑。今天,会宁以其独特的红色文化,向世人展示着红色旅游无穷的魅力。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被命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安全教育基地,成为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胜地之一。在国家《2004—2010年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会宁被列入“三十条红色旅游精品线”“一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中国二十个红色旅游城市”。

这里有教育的欣慰自信。厚重的历史遗存铸就了会宁人崇文修德、吃苦耐劳的禀性;丰富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会宁人尊师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仅明清两代就有进士20人、文武举人115人、贡生396人。自恢复高考制度的30多年间,会宁县已向全国输送大中专学生近8万人,平均每7.5户有4.8名大学生,是甘肃省基层学校培养出大学生最多的县,被人们称为“状元县”。从会宁走出去的学子遍布世界各地,工作涉及党政、科研、教育、医疗、商贸等各个领域。西北高考状元县和博士之乡由此闻名遐迩。

文化底蕴深厚是会宁发展的优势所在。会宁文化逐步把会宁推向高端,而发展高端文化又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永久的担当,为此,县委、县政府把文化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大文化事业投资,加强重点文化工作建设,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党的十八大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写进报告,提出了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加快推进文化强县建设,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在,“会宁历史文化丛书”将陆续出版发行,这不仅为宣传会宁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响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全面开展文化创建活动、推动会宁地域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会宁历史文化丛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会宁的文学风采、历史人物、民间故事、民俗风情和名胜风光,可谓荟萃众美,雅俗共赏。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会宁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又是继承和发扬会宁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文化的延续性在于继承,文化的包容性在于开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绝不是抱残守缺、守旧复古,而是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创造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催生新的增长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正是丰富多彩、日日不同、月月相异的日常变化发展,这“活水”勾画出了会宁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长卷,也涌动着传承创新的春潮。

当前,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抢抓会宁融入兰白经济圈的大好机遇,充分发挥会宁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文化优势,力争早日把会宁建设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不断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萃取精华,深刻认识和领会会宁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孕育催生的可贵精神,从广大群众的实践中提炼、拓展和丰富这种精神价值的内涵,将彰显会宁志气、体现会宁精神的地域文化元素提炼升华,使之内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自觉和行动自觉,形成统一认识、共同意志和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征程中阔步向前,走向新的辉煌。

现在“会宁历史文化丛书”就要出版了,其内容凝聚了会宁文化的丰厚底蕴,为宣传会宁、提高会宁知名度、提升会宁影响力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顾此失彼等毛病,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 序

毓 新

会宁是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热土,是西北高考状元县;会宁又处在“苦瘠甲于天下”的陇中腹心,生存环境非常严酷。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宁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思维角度及艺术境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会宁籍作者的小说出现在省内报刊上了。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目前会宁的小说创作已经从最初表象化、政治性的叙写,转向了观照小说规律本身,作品形式也涉及微篇、短篇、中篇和长篇各方面。无论作者阵容还是作品质量,在整个白银乃至甘肃八十多个县中都名列前茅。

一、筚路蓝缕的一代作家。会宁较早涉足小说创作的是刘玉珩和马骥德等人,他们是会宁小说创作的拓荒者,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王汉英和孙志诚。

王汉英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送别》《冬梅》《心》《水跃金霞》等十多篇小说。他的小说精心构思,语言规范,代表了当时县域小说创作的水平。

孙志诚发表小说二十多万字。其《野路》被1996年第8期《小说选刊》转载,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和《飞天》十年文学奖,有同名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浑浊的祖厉河》出版。孙志诚的小说风格朴实,保留了大量的俚语、俗语、谚语及民歌等民俗文化内容。

老一代作家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繁重的生产和工作之余,筚路蓝缕,勤奋笔耕,用智慧和汗水奠定了会宁小说创作的坚实基础。

二、固守本土的“新生代”作家。“新生代”本来是地质学术语,后来被文学界所用,指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作家。会宁的“新生代”小说创作者主要有张启业、马崎雄、毓新、张德旺等人。

马崎雄在《飞天》《春风》发表《困惑》《爱情四季》《戈壁绿岛》等小说,想象丰富,语言朴素,表现力强。

毓新发表小说数十万字,其《羊腥》被1997年第10期《小说月报》转载。毓

新的创作从人的本质性境遇出发,叙写生存困境和精神面貌。有小说集《女儿谣》和长篇小说《绿如蓝》出版。

张德旺在平常细微处汲取素材,语言平实。小说结集为《天上飘着很多云》。

会宁的“新生代”小说作者,还有陈宏伟、刘佐仁、魏建华、曹治中、杜永胜、郑凤仙、阎晋平、常琦彪、田志清等。“新生代”作者大都经历了艰苦的童年,对家乡文化和乡土感受深刻,后来有幸接受较好的教育,创作有相对鲜明的特色。

三、闯荡域外的会宁小说创作。会宁的小说创作者还包括闯荡在本土之外的雁翎、牛庆国和苏震亚等人。

雁翎发表《荒山》《无约之恋》《茶香》《等待开园》等短篇,出版《护垫》《浮云苍狗》等长篇,小说取材广泛,构思紧凑,语言富于张力,创作空间很大。

牛庆国和苏震亚都以诗闻名,却在盎然的诗情之外,创作出“沉郁顿挫”特色的小说。牛庆国的《最后的演出》《烟卷》《小城烟雾》和苏震亚的《天上飘忽一朵云》等,均有现实深刻性和可读性。

闯荡本土外的小说作家,其语言根基和思想触须根植于故乡的黄土大地。同时,他们对沟通会宁本土的创作与外界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 四、会宁小说创作的未来希望。

会宁的小说创作近年涌现出了牛娅娅、李思璇等新人。牛娅娅、李思璇根在会宁,后随父母移居域外。牛娅娅发表了《初恋》《石八和他的狗》等,其中《手艺人阿彦》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青年奖。李思璇出版了《十七岁》等,生活新、角度新、手法新、思想新,具有良好的创作前景。

会宁小说创作期待未来,期待年轻一代。



# 目 录

## 非常记忆

孙志诚 .....	002
野 路 .....	002
毓 新 .....	028
羊 腥 .....	028

## 短篇选粹

001

王汉英 .....	044
冬 梅 .....	044
实心眼启启 .....	048
礼 物 .....	054
水跃金霞 .....	061
孙志诚 .....	071
我的同桌 .....	071
等待天明 .....	078
马崎雄 .....	085
独臂三爷 .....	085
老鸦沟的物是人非 .....	093
平静的日子 .....	103
牛庆国 .....	107
小城烟雾 .....	107



会  
宁  
小  
说



多 娃 .....	115
苏震亚 .....	122
天上飘忽一朵云 .....	127
雁 翎 .....	128
荒 山 .....	128
毓 新 .....	137
山里火焰 .....	137
镜头歌声 .....	146
牛娅娅 .....	152
姐姐的想念 .....	152

### 中篇辑存

孙志诚 .....	166
老磨石 .....	166
马崎雄 .....	191
特区女招待和她的爱情 .....	191
毓 新 .....	231
往死里活着 .....	231

### 微篇大观

刘玉珩 .....	254
雨 夜 .....	254
红旗飘飘 .....	255
万方炮 .....	257
王汉英 .....	260
骡 殇 .....	260
喜 事 .....	261
区 别 .....	265
牛庆国 .....	267
最后的演出 .....	267

董 三 .....	270
马崎雄 .....	273
私 奔 .....	273
困 惑 .....	275
毓 新 .....	278
变形的石碑 .....	278
夏日的辣子 .....	281
审 石 .....	283
狼 事 .....	286
胤 凌 .....	289
忠魂护英烈 .....	289
盗马“飞贼”与“急功”县令 .....	292
第八个麻子 .....	297
天上飘下的黄金美钞 .....	301
郑凤贤 .....	307
外来人 .....	307
曹治中 .....	309
辉的故事 .....	309
HOW SO .....	310
卫生筷 .....	310
杜永胜 .....	312
父与子 .....	312
门 警 .....	313
张德旺 .....	315
跳 窖 .....	315
重 点 .....	318
村长挨骂 .....	320
玉米墙 .....	323
阎晋平 .....	325
无奈的选择 .....	325
饭馆来客 .....	327
黑蛋养路 .....	330
“菜”事 .....	332





就是不卖土 .....	334
畸情殇 .....	336
桑 劫 .....	339
常琦彪 .....	341
老槐树 .....	341
牛娅娅 .....	343
手艺人——阿彦 .....	343
体 面 .....	344
会计之死 .....	347
幸 亏 .....	349
大 叔 .....	351
田志清 .....	353
情 结 .....	353

## 长篇简介

004	孙志诚	
	浑浊的祖厉河 .....	356
	雁 翎	
	护 垫 .....	356
	浮云苍狗 .....	359
	毓 新	
	绿如蓝 .....	361
	后 记 .....	363

## 非常记忆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苏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 孙志诚

孙志诚,原名孙自成,会宁甘沟镇人,副研究馆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小说、散文发表或转载于《飞天》《小说选刊》《驼铃》《甘肃日报》等报刊,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野路》和长篇小说《浑浊的祖厉河》。与人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景泰川,难忘的岁月》获第九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二等奖及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其他作品也多次获省市文学大奖。

### 野 路

我牙牙学语、挪脚走路的那一年,正是我的故乡陶家沟流星般走运的时候,我使用“流星”这么一个极不吉利的词汇是说这种情形极其辉煌,也极其短暂,因为我的实质上的父亲拴狗一朝失足,银铛入狱,陶家沟便黯然失色了。

那一年,拴狗的命运像一道雨后的虹,赤橙黄绿,色彩缤纷;也像一道虹如梦如幻,转瞬即逝。尽管我尚未坠地时,头顶上就仿佛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但我毕竟比拴狗幸运得多了。因为我所有的惊骇和凶险全被我的母亲黑牡丹所承受。当我明白我的处境,承受我所应该承受的一切时,我凭着从拴狗身上承接过来的秉性,以比所有陶家沟人聪明的天资走出了陶家沟,于是我由陶家第一个根倾影斜、辱没祖宗的孽种,成为第一个出类拔萃、光耀门庭的骄子,然而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浮沉变幻,拴狗的一生总像警钟一样常鸣于我的耳际。它使我明白,天堂和地狱只在咫尺之间,有时进一步就到天堂,而退半步便入地狱,人生最难把握的就在这一步半步之间。

那一年的金秋季节,拴狗去省城开会,那是全省农业方面的一个经验交流会,那时把交流经验叫“讲用”,拴狗用他那瓷梗梗的锉铁一般的声气“讲用”了足足一个半钟头。他的“讲用”被省电台播放数次,曾铿得千家万户浑身战栗,耳朵发麻。那一个时期的报纸,几乎每日有拴狗的一席之地,拴狗回到陶家沟时,肚子里胀满了远走高飞的梦想。那时一句话说到点子上就可以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拴狗是既能说又能做,他的远走高飞是铁一般铸定了的。那天,拴狗在走进家门之前,先站在陶家沟上面的那道像海浪一样绵延无尽的山巅上

(那里正是省里一位重要领导后来要解溲的地方),一边兴味十足地欣赏着自己的不朽杰作——那一道道巨龙一般的拦洪坝,一边盘算着远走高飞后的日子。那时他仍在陶家沟蹲点,夜夜和他最喜欢的女人黑牡丹幽会,或者干脆把黑牡丹弄到自己所在的机关做厨师,成为他的多半个婆娘。在他的成功里,有他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他的力量源泉多半来自那个大屁股女人。记者们在报道他的文章中侈谈拴狗的力量源泉来自什么什么时,他常常用瓷梗梗的声气哂笑一通,他觉得这些文章和他的“讲用”一样,多半都是胡嚼舌根,除了亵渎事实之外,主要是亵渎了那个屁股肥大、脸膛紫黑的女人。

那一夜,没有月亮,拴狗在这个漆黑如墨的夜晚,走进了自己命运中的另一个极端。

我的母亲黑牡丹,年轻时芳名唤作菊菊。这菊菊脸色多少有点紫黑,身段却极为优美,尤其那一双传神之目,顾盼之间会把男人家的魂儿勾了去。黑牡丹是在饥馑夺人魂魄的1960年嫁到我们陶家沟来的。古语说:骏马却驮痴汉走,美女常伴拙夫眠。这菊菊比天仙女还妩媚秀丽还具有魅力,而男人陶祥却是个有骨无肉的瘦猴精儿,陶家沟人背地里叫他光骨头。光骨头上头只有一个父亲,年纪四舍五入可进“知天命”这一档次。他在陶家户内排行第四,年事算不得太高,辈分却拔了尖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律地称他四爷——在陶家沟辈分过高者,小的们难以叫出层次来,“爷”就有了极丰富的内涵,犹如古汉语中的“三”“六”“九”“十二”等所代表的数值并不仅仅是3、6、9、12一样。四爷在陶家沟的威望比他的辈分还要高出若干倍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四爷的话就是政策,就是法律,就是道德,谁也不敢有所怠慢,当然更谈不上违抗顶撞了。两人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难分难解,只要四爷远远地甩一句“你们都把五谷吃到牙岔骨儿上了吗?”双方立即停战歇火,哑口无言了。

如此至高无上的四爷,对他的儿媳妇黑牡丹却几乎束手无策了,并且他因此而感到陶家沟世风日下的悲凉。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四爷有意要悲凉,而是那时我的母亲黑牡丹与陶家沟人确实出格太远了。先她娶进陶家沟的女人,十个有十个对男人服服帖帖,甚至对打野鸡者也不抗不拒,如其所愿。即使有个身强性烈的,绷紧脸做几天扈三娘,终究还是经不住蛮力后生们酷刑般的蹂躏,入乡随俗,犹如高空里飘落下来的一叶雪花,栽进滥泥河即刻被玷污一样。而黑牡丹独与她们相距甚远。黑牡丹是最能把后生们的欲望刺激得如火如荼的女人。自她娶进陶家沟,淋漓的涎水夜夜浸透了男人们五彩缤纷的梦。年轻后生们曾一个个去品尝这颗从天上掉下来的仙果,其结果是一个个像被蜜蜂儿蜇





了一刺，灰溜溜败下阵来。有个死不服气的，半夜三更钻进四爷的茅厕里去恭候，“候”是“候”住了，头上却咔嚓地扣了个臊尿盆，喝了口“酹茶”不说，额头上还留下一块深紫深紫的纪念品，成为陶家沟人百读不厌的黑色幽默。

于是，黑牡丹给所有日思夜算、想入非非的后生们眼前画了个醒目的惊号，就像公路急拐弯处插上“前面有危险”的警戒牌一样。这使陶家沟的男人们对黑牡丹的觊觎之心尚未彻底泯灭的同时，又对光骨头将如此漂亮的女人拴死在那一根干柴棍儿上百思不得其解。有好事者每晚爬墙溜渠地窃听刺探，研究这两个悬殊极大的男女使用何种魔法建造起这么一个蜜蜂儿也飞不进去的坚固巢穴。从月儿缺到月儿圆，又从月儿圆到月儿缺，什么“情报”也捕捉不到。陶家炕上似乎躺着两具尸首。于是，闲言碎语乱飞起来。

“怕是中间有个二尾子。”

“也许两人一双是傻子。”

“十有九不缘和！”

……

大概过了两个月光景，陶家沟人对陶祥和黑牡丹的关系就有了定论：不缘和！人类的婚姻制度，在这个古老的山庄里，简化成一句俗不可耐的俗语：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男女双方一旦婚配，那是天作之合，是命里注定，你感到多窝囊多不如意，只能咬紧牙强忍住，如若明火执仗地“不缘和”起来，那就比狗屎还臭了。要是你（当然是女方）确实过不下去了，那深不见底的滥泥河便是绝好的归宿之地。

这两口儿的不缘和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金山对银山，土窑对坷坎。固然，光骨头配黑牡丹是老鸹配孔雀，谁都觉得不顺眼，可我的祖父四爷在陶家沟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全庄人敬他，怕他，从他，何况一个臭脚女人（那时陶家沟还如此称谓女人）！但无论四爷怎样至高无上，儿媳妇的不缘和却日渐明显起来。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山沟沟里，这类事情最能刺激人们的神经系统和说三道四的兴致。全庄人像看戏一样看着他们，像说故事一样说着他们。那些经验丰富的女人（还有少数男人），从黑牡丹的神情、气韵和脸色的透明度，甚至从她走路时尻子扭出的“内错角”上分析、琢磨、推究、考察，终于得出一个令人遗憾而又足以幸灾乐祸的结论：陶祥没沾女人的边！

这结论入木三分！陶祥确实没沾女人的边！

陶祥生下来的第三天，母亲就死在产后风上了，是奶奶用羊奶和莜麦面汤喂活的。到他“脱父之力”（十二岁）那一年，奶奶又死去了。陶家沟人最重的一句骂人话是“你像欠过奶的羊羔”。陶祥确在骨子里欠过奶，又是独子独苗，娇



生惯养,什么知识手艺都没有,只有一副架子两副瘾(烟茶之瘾)。四爷一直盘算着娶个身强力壮、勤快麻利的儿媳妇,以弥补这个家庭严重的血气不足。他不知磨透了多少双纳得针扎实密、如钢如铁的布鞋底子,也不知在那两瓣厚厚嘴唇上磨起过多少层厚茧。总是寻访不着遂心如意的,不是他不中意,就是人家看不上他的光骨头儿子。灾难遇时人,时人也遇灾难。他的幸运降临在饿殍遍野的1960年。那年,他只用了二百斤秕谷、三百斤洋芋,就把祖厉河畔的人尖子攫了来。黑牡丹婚前并未见过陶祥,只听父母把陶家沟描绘成人间天堂(那时有吃有喝就胜过天堂)。饥肠辘辘的黑牡丹糊里糊涂地走进了陶家沟。当她眼角里刮着要和她过一辈子的那个人时,她眼前黑了好一阵。那时陶家沟人一切都循规蹈矩,恪守旧礼,新媳妇下马后,由娶女的串红毡。串红毡就是用两条红毡轮换“搭桥”,新媳妇在“桥”上走,脚不沾地,以示贵重。在陶家沟,女人一生就贵重这么一天。黑牡丹走着走着就站着不动了,她心里涌起了娘家那里人常吊在嘴上的一支女人家凄楚悲凉的歌:

走哩走哩发到哩,  
婆家门上响炮哩。  
进了婆婆家头一道门,  
荒蒿长下一人深;  
进了婆婆家第二道门,  
第二道门上接新人;  
进了婆婆家第三道门,  
后门上站着个后生;  
破后跟袜子倒后跟鞋。  
这瘦猴精不是女婿娃是谁?

……

新婚之夜,光骨头陶祥迫不及待地想走进这个女人的世界。瘦成皮包骨头的母亲缩在炕旮旯儿里“坚守阵地”。“你甬哇,我有特殊。”她骗他。“眼见为实,让我看看。”“那会使男人晦气一辈子的。”“几时才能过去?”“怕得两个月。”

过了半月,黑牡丹的身体渐渐充实起来,展示出青春女子最初的魅力。陶祥就愈发地受着煎熬了,在梦境里创造了一幅幅汪洋恣肆的写意画。黑牡丹夜夜执一把小巧玲珑的小花剪剜花样儿,剜到陶祥发出鼾声她才去睡。她本来是用花剪去做防卫的器械,剜花只是一种借口,但久而久之,却无师自通地剜出许多好花样,花草树木,人物禽兽,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几十年后,我忽然发现母